

靈修叢書

第九種

我爲什麼作基督徒

謝景升編

青年協會書局刊行

民國廿九年

靈修叢書

第九種

我爲什麼作基督徒

謝景升編

青年協會書局刊行

民國廿九年

靈修叢書

第九種

我爲什麼作基督徒

民國廿九年十一月初版

編者 謝景升

出版者 青年協會書局

發行者 青年協會書局

上海博物院路一三一號

零售每册三角 郵費另加

The Devotional Series

No. 9

Why I Became A Christian

Edited by

C. S. Hsieh

THE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30 cents a copy

Postage Extra

Nov., 1940

## 卷頭語

卷

頭

語

1

世界上的一切，是隨着時間在演變的，而目前的時代，又是演變最劇烈的  
大時代，不特全世界有空前的變化，中國有空前的遭遇，地球上各個角落的  
人，都在期待，都在疑問，將來怎麼辦？『我爲什麼作基督徒』這一個問話，  
凡是作基督徒的，都應當靜靜地捫心自問，而非基督徒們看了基督徒，也是在  
問：『爲什麼這些人要自認爲基督徒』？這本小冊子的撰述人，有的是擔任教  
會職務的牧師，有的是剛從大學畢業的青年，有的是還在大學讀書的學生，有  
的任大學教授，有的充中學教員，有的正在準備要獻身爲基督教工作者。他們  
的自述，都是從個人的經歷裏體驗出來的，雖不能給讀者一個滿意的解答，  
雖不能代表所有的基督徒來回答『我爲什麼作基督徒』這個問題，但至少可以

說，是代表一部分基督徒，給讀者一個回答，供讀者作一個參考。倘若因此引起了同道們的自省與責難，或因此給留心基督徒言行的同胞們一個評估與指教的機會，這就是本小冊子的編者和撰述者所引爲榮幸而切盼的。

編者

二十九年八月廿七日

# 靈 修 叢 書

- |     |               |      |
|-----|---------------|------|
| 第一種 | 基督徒的希望(已出版)   | 吳雷川  |
| 第二種 | 永恆的上帝         | 蔣翼振  |
| 第三種 | 與基督同在         | 應元道  |
| 第四種 | 詩篇對於我們的意義     | 李榮芳  |
| 第五種 | 禱文選輯          | 楊蔭瀏  |
| 第六種 | 祈禱與生活         | 徐寶謙  |
| 第七種 | 勝利的生活         | 謝受靈  |
| 第八種 | 十字架的意義        | 未定   |
| 第九種 | 我爲什麼作基督徒(已出版) | 謝景升編 |
| 第十種 | 基督徒的服務        | 陶德滿  |

(每冊實價三角)

篇一	我爲什麼作基督徒	顧敦錄 (1)
篇二	我爲什麼作基督徒	黃鐘 (9)
篇三	我爲什麼作基督徒	高燕 (13)
篇四	我爲什麼作基督徒	侯仁之 (17)
篇五	我爲何與如何信耶穌	李天耀 (21)
篇六	我爲什麼作基督徒	何國樑 (24)
篇七	我爲什麼作基督徒	彭錦章 (30)
篇八	我爲什麼作基督徒	劉子建 (33)
篇九	我爲什麼作基督徒	徐素眞 (37)
篇十	我爲什麼作基督徒	王鍾翰 (47)
篇十一	我爲什麼作基督徒	魏永清 (52)
篇十二	我爲什麼作基督徒	吳惟正 (59)

# 我爲什麼作基督徒

## 篇一 我爲什麼作基督徒

顧敦錄

三十多年前，一個秋天的黃昏，兩個『小人老頭』坐在蘇州城外的靈岩山脚下，一面玩賞紅樹青山，一面高談闊論，『像煞有介事。』其中一個——作者——說：『我將來得志，要做兩件事：第一，要尊孔教，以正人心；第二要廢方言，以文言作標準語。這才是上國衣冠的模樣。』可是現在我主張以白話作文，而又信仰基督教了。爲什麼會這樣的變？語言問題暫且不談，談談我的宗教經驗。

我和基督教最初發生關係在什麼時候，我記不清了。只有兩件事還有模糊



的印象。一是我在七八歲的時候，家裏人曾送我到耶穌堂去種過牛痘。那時我很不願意種痘，也不知道基督教是什麼東西。第二，那時有一位美國女傳道士常來吾家訪問，並且曾給我起過一個基督教的名字，這名字我現在已完全忘掉了。這些事只可以說明我的家庭，早就有一些基督教的背景，雖然到現在，除我一人以外，別人還都信着儒釋道三教。

我本人和基督教切實的發生關係，是在我進基督教小學讀書的時候。我本來是在一個私塾裏面讀書，老師是一位秀才先生，學問可算當地第一了。可是我又笨又玩皮，一些也感不到書房的趣味。舊書房既念不上，家裏便另想方法，把我送進洋學堂去。結果，我變了。我會念書了，我也曉事了。我覺得小學裏的那位教員，國文雖不如秀才先生，但他教給我的，我能懂，也能用。而且我覺得小學教員講的『格致』，比秀才先生講的格物致知有趣得多；小學教

員講的國家社會，比秀才先生講的皇帝、皇太后，和我關係大得多；小學裏附設的西醫，比秀才先生隔壁的儒醫，本領高得多。以後我就變了。我承認聲光化電，而不承認鬼怪妖魔；傳教士比僧道貢獻大。佈道會的演講有道理，而老前輩在茶館裏的議論大半不足取；上帝耶穌應當崇拜，而玉皇大帝、至聖先師的地位，不應當佔據我的心殿。

讀完小學，教員介紹我進蘇州城裏一個教會中學。中學的範圍和中學附近教堂的規模很大，我的知識和靈性生活，自然也跟着擴大起來。同時我更有許多活動的機會。學校裏有個青年會，教職員和學生多數參加，更有校外青年會幹事和其他學校青年會會員聯絡往來，是個最活潑、最有趣味、最有勢力的團體，我也加入了。從此我在宗教方面，由消極的『聽』和『受』，變爲積極的活動和服務了。什麼販賣部，查經班，演講會，佈道團，我都參加。那時我爲

基督徒和教會團體辦事，精神上覺得很愉快，因爲他們做事很經濟，很勤奮，很公開，很坦直，不擺架子，容易合作。在這種精神中，我就加入教會，做基督徒了。以後穆德艾迪接着到中國來佈道。我是學生領袖，除普通聽講外，還有機會和這兩位談話。他們異口同聲的告訴我：中國社會的黑暗，政府的腐敗，是由於人心太壞；而耶穌的真理是能感化人心，改造社會國家的。我覺得他們所舉的證據不但說明了他們的論旨，也印證了我的觀察和經驗，所以我就決意受洗作基督徒。

作基督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不但在當初要能下大決心，還要繼續有頑強抵抗的精神。我幸而有這麼一股笨勁，又得到家長、祖母的特許，於是我不顧叔嬸的反對，親戚的批評，鄰里的詫異，決然受洗了。從此我祭祖不上香，弔喪不跪拜，吃飯要禱告，老叫人看不順眼。可是我不理他們，還是獨行

其是。我家裏有個鋪子，鋪子裏面的先生們喜歡和我開玩笑，辯難基督的道理。我寒暑假回家，差不多每天晚上要和他們舌戰一二小時，到力竭聲嘶，方才罷休。結果，雖然還是誰也說不服誰，可是我的自信力確乎因此更強，我的思想也更發展，更邏輯了。那時我在家鄉是一個基督教的辯護士，在學校是一個熱心服務的基督徒。

我中學時代熱情的宗教生活，在進了大學之後，却起了一個反動，因為那時我已看得出基督教會和經典上的缺點，基督徒乃至牧師先生也有許多是假冒爲善的，是投機的，使我大大失望。那時我禮拜也不去做了，讀經祈禱也疏懶了，灰心得很。同時又看見兩位自由思想的基督徒教授，他們既不嚴守主日，和人吃飯也不一定祈禱，並且公然批評教會和教理。可是他們還自稱基督徒；也擔任教會中的職司，工作很熱誠；也對公衆講經論道，只是他們所講的不盡

合乎教會中的傳統思想。我以爲他們的行徑太矛盾，太不應該。有一次，我嚴厲的質問他們，他們却很高興的接受了我的質問，並和我詳細的討論各種重要的宗教問題。結果，我才恍悟到教會也是社會的制度，聖經也是人手的紀錄，並不是人人超凡，字字天書。最重要的是基督教的基本原則，就是耶穌昭示我們的真理，確能改變人心——重生；基督教的枝節問題，如儀式教條以及基督徒個人的失敗，那是不必拘執，也不必苛求的。於是我又高高興興的作基督徒了。

出大學，進社會，十幾年來，經驗愈多，看事愈透，我愈覺得作基督徒的價值。理由是太多了，一下子說不完，却幸有許多與我有同感的同道會細說，我索性不說了。但是既寫這篇文章，總得說到題。那末我就另說一個小理由：

我會仔細觀察，覺得一般社會腐敗，教會也腐敗，只是教會的腐敗比較不

澈底一些；人家糟，基督徒也糟，只是基督徒還會遮遮掩掩的糟。

至於我個人呢，舉一例罷，在血氣方剛的時候，常想作狎邪遊。我的家裏和親戚朋友中的少爺乃至老爺們，這樣玩玩的很多。我的中學的附近，還是一個著名的妓館區域，要去很方便。可是我一想我是一個基督徒，我就忍耐着不去。結果，到現在我還沒有去嘗試過一次。這種酒色財氣的引誘，我用『一想』『一忍耐』的方法來應付而勝利的，不知有多少次。

我又常聽得有人對一個基督徒朋友要求信證說：『你是基督徒，不可撒謊的！』

我又聽得一個考試作弊的學生，對另一個同學詫異地喊起來說：『你是基督徒，怎麼可以作弊呢？』

這些拉雜的話，合起來總是說，基督徒似乎應該比一般人好一些。這『似

乎』和『一些』，是我現在作基督徒的一個夠結實的小理由。

編者按：顧君敦錄現任燕京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 篇二 我爲什麼作基督徒

黃 鐘

接受洗的年數來算，我現在還不滿一歲。由一年前接近基督教起，經過復活節時的洗禮，就學習着把自己交託在一個大的力量下，使它管理我的生活。當你們看見我寫出的『我爲什麼作基督徒』這篇短文時，也許會啞然失笑，覺得它太幼稚了。可是別忘記這是一個不滿一歲的嬰兒的見解和經驗；雖然膚淺，然而他却有很虔誠純潔的信心。

第一次使我有依附宗教的念頭，是在受到朋友的批評，因而發現自己在爲人及其他各方面有許多不正常的缺點，但又無力自加管理和改正的時候。在中學念書和在大學一二年級的階段中，由於對個人及現環境的自足，因而養成了極度自信的習慣，深信個人的力量可完成一切，不需要別人的幫助和宗教的力



量。後來有一次，因了和朋友的衝突，而受到他們的批評和指責，這些批評和指責對我的打擊很大，使我不能不對他們所說的加以客觀的分析；一連幾月來的沉思，是我一生中可紀念的事。我發現了自己的許多過失，使我決心重新整理自己；我就盡力尋找能幫助我自新的東西。最後我在聖經上發現這裏面教訓的可貴，更看到許多基督徒的生活有力量，有目的。我相信爲了改善自己，這是唯一的路，因此在我的生活中，便添上了幾種以前所沒有的東西——取晨更，讀經，祈禱，更時時用牛津團的四個絕對條件來權衡自己的生活；這種生活的嘗試，使我決心把自己的生活交託給上帝管理。我曾經在一個清晨，把以前能想到的錯處都寫下來，儘可能的作補償的工作；同時更深信每個人都有過失和罪惡，但他若能清晰地分析他罪惡的所在，設法去改善，而不隱藏，那末他和上帝間的距離就更進一步了。幾個月來，我作事時覺得有力量，有準備，

不恐懼，不浮躁，對人的態度和念書的態度也都有些進步。

到我受洗前的幾星期，我更發覺以前的生活雖是進步的，但仍不能徹底的拋棄自我，還是一種爲自我的完善而有所求的信仰，同時也看到社會中人和人之間的欺詐，世界上國和國之間的衝突，深信要免去人和人之間的欺詐與隔閡，只有除去人和人之間的界限，放棄自我的圈子；要想除掉國和國之間的衝突，只有化除國和國之間的範圍。而欲達到以上的目的，不但自己要改善，更得使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改善，放棄自己，在同一目標下爲上帝作工，於是就決定本此目標作去，在以後的一個復活節時便在學校中正式領洗了。這是我作基督徒的經過和原因。

從實生活中，我體會到一個真正基督徒的生活，是抱有目的，希望，和長久工作的有忍耐性的生活，他永遠不會放棄他的目的，拋棄他的希望，忽略了

他的工作。他的態度是積極的，不因逃避現實或放棄現實，而沉於幻想中。無論處於何種境况之中，他永遠會從無希望中找希望，在困難中找出路，爲了一個至上的目的，而忍耐環境給他的一切痛苦和磨難。所以凡是信賴上帝的人，雖然處於困苦的境况中，仍然應當忍耐。這種忍耐是積極的，有目的和有希望的，不可因消極而放棄我們的事工，因爲任何微小的工作，只要我們把握得住，不停的作去，將來就會有它的收穫。外界的磨難，適足以增加我的信心和工作力量；因此深願我們藉着上帝的力，彼此鼓舞和勉勵，使能在苦難中把握住信仰，共同建立未來的天國！

編者按：黃鐘君現在燕京大學化學系四年級肄業。

### 篇三 我爲什麼作基督徒

高 燕

我在山、陝佈道十餘年，影響我的生活很爲深刻。我在幼年時參加家庭禮拜，有時也跟父親往隣近教會去參加禮拜：念經句，學唱歌，學祈禱，九歲受洗。當時我對於受洗的意義不甚了解，可是我知道受洗是表明信基督，作耶穌的信徒。每到新春時節，我也參與新春佈道，自己不會演講，只能講聖經故事，並唱歌。入高小後，我在主日學班背誦福音書；在中學時代訂閱青年進步，得到了對基督的堅決信仰。一九二五與二六年，任中學學生立志證道團團長。那時正是反教聲浪很高的時候，受了不少的攻擊，批評，嘲笑，和辱罵，但我却覺着爲基督受逼迫是有福的，不過有時却覺得軟弱，表示退步和懷疑。感謝主，我在祈禱中蒙了基督的引導，終於勝過了這個試探，仍然與教會保持

密切的聯絡。並且領導着同學們，在暑假期內，我們開辦十四五處夏令兒童義務學校。在少年時代，幫助我了解基督的重要人員就是我的父親，他的那種樂善好施的性情，所作過的善事，以及所給我的教訓，在我的人格建造上作了重要的基礎。

從二十歲到三十歲可說是我一生最危險的一個時期，同時也是思想上最動蕩的一個時期，人事的煩惱，更隨着年齡的增長而加強了。我在榆林佈道的時候，因環境的惡劣，思想和生活的矛盾，家庭的問題以及種種複雜的原因，使我陷入於悲觀和黑暗之中。每天和人談道，勸人信耶穌，而自己却對基督起了懷疑。我既是一個佈道的人，自己却不念聖經，專心於佛經，所來往接觸的人有和尚，老學究，和青年。我的腦經裏邊所有的是佛教，儒教，基督教，唯物論，禮教，和革命。我的生活和思想，均陷入分裂的矛盾中：悲傷，哭泣，自

殺，出家，反教，革命，愁悶，和疾病等等，加強地纏擾着我，使我不能快活自由，這個時候，我真的作了罪惡的奴僕。可是在一九二九年夏，裴保德牧師因賑務的事在榆林過夏，我們每晚有長時間的談話，所談的自然集中在人生問題上。有一天，我的心情很亂，哭笑不得，獨自走在城外沙漠地上瘋狂似的跑來跑去，心裏悲痛憂傷，不能自己，久之疲乏異常，就坐在寂寞的沙漠地上休息，想起了喀西馬尼園中的耶穌，他的孤獨，正和我差不多。我就記起他的祈禱和做醒門徒的話：『總要做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馬可十四章三十八節）。基督的形象活現在我眼前，我就祈求他說：『主啊！求你開發我的思想，解決我的困難』。祈禱完畢，頓覺心裏平安。當晚又與裴君談話，告以這次的經驗。他說：『除了皈依基督，沒有解決人生問題的方法』；他又用約翰十二章二十四節至二十八節的話講解了基督的死和復活，並說明犧牲和生命的

實在，我很受感動。在晚上祈禱的時候，我就奉獻了自己，把我的一切完全交託給上帝。此後我雖然過着人們所不能忍受的種種艱難，可是我仍然覺得很快樂，因爲我有了『患難中的喜樂』的經驗。最近我又覺得患難對人生實有寶貴的貢獻。

末了，我要說這兩句話，來表示我的信仰：『基督是生命的實在，基督是人生的盼望』。

編者按：高燕君現任山西汾陽公理會牧師。

## 篇四 我爲什麼作基督徒

侯仁之

我生數月，被父母奉獻給上帝，十餘歲正式領洗入教。此時雖熟知舊約故事和新約比喻，但皆由於耳聞，並未刻苦讀經。

兒時隨父母生活在外，偶回故鄉，輒多留戀，而族中往事，往往喚起少年童心對於祖先的熱烈崇拜。村郊祖塋的印象，蒼松白碑，至今不滅。村中又有教堂一所，係在光緒中葉由一位叔祖領導創建；至今教堂巍然猶存，窗嵌彩色玻璃，印象鮮明。又有大鐘樓，懸洪鐘於上，每逢禮拜日，鐘聲響起，聲聞十餘里。幼年回家，獨自徘徊，瞻禮於教堂廣場之上，寂寞如臨聖境。那時先人創業的精神，宛然集注於我的胸脾，使我衷心湧起一片虔誠，決志把先人的精神事工傳述下去。



但是少年夢想，不久幻滅，時代風波，使個人地基亦起動搖。入中學那年，文藝思潮，風起雲湧，文學研究會，創造社，太陽社，以及新月，開明等出版物，充斥於課室內外，風氣所至，我亦不免湛涵其中。初中三年間，流覽所及，至今猶能舉名者，得百餘種，致使課業荒蕪，而祈禱與禮拜等事無論矣。惟其時有基督教文社月刊一種，及趙紫宸先生所著耶穌的人生哲學一書，偶自父親書架流入我手，至今追思，宗教信仰之不斷如縷者，賴有此耳。

初中畢業時，痛遭母喪，爲少年生命史上空前浩劫，痛極之餘，心志俱廢。父親愛子心切，於炎暑之中，延人爲二子（余及余弟）講經，高林茂草之間，一几橫陳，展經其上，恍如置身世外，使心中竟得片刻安甯。自後憂苦之情稍斂，漸能習事，並矢志勞作，以報亡母教養之恩。適齊魯大學某君，於假中服務鄉里，有演劇佈道之議，我遂以舊約故事爲題，勉成「基甸救國」一

劇，隱以爲亡母靈前之祭。

既而升學高中，一時興趣轉爲社會科學所奪，舉凡時下流行之書，不論政治，經濟，社會，思想，以及歷史哲學，無不涉獵，思想行爲，大受影響，險成『叛徒』。幸此時獲讀威爾斯世界史簡編一書，其中以史家觀點，闡發耶穌教訓之處，予我心靈以極大之感動。幼年以來，潛伏未發之宗教意識，至是頓然覺醒，以爲耶穌教訓決不止於道德倫理之規勸；承認上帝爲父，努力天國降臨，自是平常至道，全無奧祕。我之本分，不過於此偉大的人類精神運動中，加一分力量，使過去與未來都成聯繫。自此我在自己『基督徒』的名分上，發現了正確肯定的意義，我要作基督徒，因我已承認要盡我自己的智能，參加這個運動。

一九三七年夏，大難臨頭，於迷罔徘徊之中，寫成基督教與人類的再造一

書。及今三年，舉世變色，戰禍蔓延，似與我道背馳，所引以自慰者，乃我的信仰。我們的教主原本出身微賤，且在羅馬鐵蹄之下，何能有爲；豈知二千年後，雖微小如我者，亦得勉承餘緒，則我之以『基督徒』名分而不敢自暴自棄者，如此而已！

編者按：侯君仁之畢業燕大究研院，現任燕大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副主席。

## 篇五 我爲何與如何信耶穌

李天耀

『基督耶穌降世，爲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提前一章十五節

保羅爲什麼信了耶穌，正如上述經文所說；我也是爲什麼信了耶穌。我認爲這又是唯一正確的信法，正如保羅緊跟着說，他是給後來信耶穌得永生的人作榜樣的。原來我是一個罪人，我也感覺自己是個罪魁，非有耶穌的拯救不可。我信耶穌之所以然，就是這樣。至於基督耶穌降世，爲要拯救罪人，這話何以就可信？何以就十分可佩服？那就不是本文所能闡明的了，故略而不談。

一九二七年夏，每星期五，王明道先生在潘宅領會講道。我岳母常常去聽，且說甚好。以致我也想去看看。一連去了兩次，便把我信主的事給定規

了。他那時正在講一個圖解。我第一次聽到的，是『世人都犯了罪』，那講道者且把羅馬一章十八至卅二節所說的罪狀念了一遍，結果纔發見自己是個罪人。我在散會後回家的時候，一路上心裏這樣想：『我是個罪人』。第二次再去，正值王先生前後引證聖經，講明耶穌是神的兒子，他爲罪人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復活了；凡信他的就必得救……這次心中留的印象便是『耶穌救罪人，信的就得救』。我想，聖經說世人都犯了罪，既然說得對，它又說耶穌救罪人，能說得不對麼？或說豈不也是一樣地對麼？後來我看經上也有這樣的理論，如雅各三章十二章，約壹二章廿一節。已知的，我是個罪人；未知的，耶穌是救主。本着已知的定規未知的，我就決意相信，我就這樣相信了主。在我相信的事實中，最使我受感動的，就是耶穌從死裏復活，而今還活着。

我自從信了耶穌，心中實現了無限的平安。前此的不安與恐怖，全都消逝

了。經上的話都有特別的能力，茲引一段作爲例證：『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呢？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爲我們衆人捨了，豈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賜給我們麼？誰能控告神所揀選的人呢？有神稱他們爲義了！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且從死裏復活，現今在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羅馬八章卅一至卅四節）。

編者按：李君天耀在北平匯文中學任英文教員已十六年，爲榮耀月刊之發起人及編輯。

## 篇六 我爲什麼作基督徒

何國樑

我領洗的時候，是我剛入大學的第一年。一天晚上，我接到一位教授請吃茶的信，晚飯後，就跟一位同學在月光底下穿過小橋，向教授住宅走去。我們且走且談，談些學校生活和宗教問題，他忽然轉向我說：『我覺得宗教並不是什麼理論，什麼空談，而是實際生活的方式。所以宗教若和生活離開，就失去了真義』。

那位教授早在等我們。我們喝着茶，並談論着如何修養品格，和什麼是基督徒的標準。在他們的談話裏，我抓住一個相同的意思，就是說：『據他們的經驗，自己的許多缺點和困難問題，不是自己的能力所能解救的，但是上帝却給他們力量，使他們在失敗的地方勝利』。我聽了這話，沒有猶豫，就跟他們

一起祈禱，我說：『我把一切交託給你，因你是主宰萬物的上帝！請給我力量，請管理我』。我從教授住宅出來的時候，覺得空氣對我很新鮮，於是我覺得我又開始一個新生命了。

那幾天正是聖誕節的前後，我感覺着活躍的力量。一天晚上，學校裏舉行報佳音：一個騾車載着我們的音樂系主任和他的風琴，後面圍着二三十人唱着讚美詩，我很想跟他們去；但天氣有點冷，就回屋去穿件衣裳。等我穿衣出來以後，他們不知道到那裏去了。遠處樹叢裏似乎有聖詩的歌聲，我就獨自跑向樹叢裏去。月光由樹枝葉的空隙處洒下來，我獨自一人找來找去；聖詩的歌聲隱約地在我的耳鼓裏，一時我的心超昇潔化了。回來以後，我馬上寫一封信給宗教學院院長，信寫得太長，燈也熄了，我點着蠟燭寫完這封信。我還記得我寫的一句話：『我願同別人一樣，服事他做主』！接着我就領了洗。



看起來，這件事好像是很偶然的，其實我這樣做完全是出於理智的。初入大學的時候，宗教的團體裏有一個新生招待會，在會裏我看到人們彼此間像很少界限，彼此特別親熱。學校裏幾個偉大的人格也彰顯出超越的態度來，難道他們是環境比我好，問題比我少嗎？我深信不疑，他們的宗教是他們力量的由來。

在中學的時候，我不知道爲什麼世界上人是要彼此競爭的，最強有力的是最後的成功者。我不願意和別人合作，選舉是我所最討厭的；因爲越是自己選上，結果却越選不上。我也不贊成運動會，因爲我的腿跑不快，我嫉妒，自私，老是在捉摸自己所摸不着的野心。

同時我也知道世界不是這樣的，你爭我奪的生活是太苦了！我也覺得友誼好，我恨自己的孤獨，恨我心裏無窮的矛盾和懷疑。

來到大學以後，我漸漸的對自己不滿了。我有一種不如人的感覺，我甚至恨自己，又好像壓在地窟裏不能翻身似的。這次和宗教的接觸，雖然我還不知道上帝是什麼，上帝如何才能改善我的生活；但我唯一的信念是：上帝既然改善了他們，他也會同樣地來改善我。

但是這種盲目的自信能支持多久呢？接着的問題就是尋求真理和信仰。我差不多花了一年多的工夫在這上面，像一個孩子找不着家似的，心裏感覺苦悶和憂慮。但是上帝究竟在幫助我，他似乎告訴我說：如果要作一個最後的成功者，他應當和別人競爭、奮鬥；但是這世界不是那樣的，在這世界上，個人是要毀滅的，名望和權利是空虛的，人死了，他個人的一切都跟着消失了。一個人若要謀社會的進展，那麼他所需要的的生活又是另外一套。人若能放棄自己，去爲社會服務，他的成功是永遠不滅的。他所需要的不是嫉妒和競爭，而是彼

此相愛相成全，這種生活裏面充滿了生命的力量，是快樂的，有意義的。我真的領會了聖經上說的這句話：『凡想保全生命的，必要喪掉生命；凡喪掉生命的，必要救活生命』。

第二年很快地過去了，我發覺在我的生活裏多少有一點『真』的意味，我明白地知道什麼是應該、什麼是不應該的。我活得嚴肅，一絲不苟。

但是基督的生活總是沒有止息的，我又不斷的發覺自己的缺點。我覺得我祇是嚴肅的做我所應該做的，我却忘記了如何去交朋友。我不能很自然地對人，我怕人，怕和人往來。亞里士多德說：『教育的目的是使生活得快樂，生活得公義』。我知道我的生活已經有一點『真』和『善』，但是最大的缺陷是『義』。我的情緒沒有好的調協，常是過分的憂鬱或過分的快樂。我缺乏社交的技能。我本來是對於在人羣中鬧得發狂，而不能約束自己的人發生惡感，

但是現在我更加痛恨自己不能應付人和人往來的缺陷。我因此覺得難過，但我相信上帝會在這方面教導我，他是不會失敗的，因為經上說：『凡祈求的就得着，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你們開門』。

我爲什麼做基督徒呢？這不是說我爲什麼領洗，而是我爲什麼長久不斷地追隨耶穌。在這一年、二年、三年之中，我雖有時跌倒，生活低落，但我尋求之心未見絲毫減退。上帝的力量是無限的，他的力量是活的，是可以拯救我的。經上說：『你們要完全得像你們的父一樣』。在過去，他已給我無窮的勝利；在將來，他還要給我無窮的希望；他是我的光，我的牧者。

編者按：何君國樑現在燕京大學政治學系四年級肄業。

## 篇七 我爲什麼作基督徒

彭錦章

一個人的信仰縱或不如他人的高妙，然而他自身確有至大的權威。我爲什麼作基督徒？在你看來，不夠客觀的理由；但是在我，確不能不受他的支配。我的信仰基督教，起初不是理性的選擇：生在基督教的家庭裏，而且長在基督教的環境中，我自然的成了基督徒。當我受洗入教的時候，也不是因爲有了什麼特別的覺悟，無非是自然的行程。日就月將，行年五十有零，在外表上看來，並沒有什麼改變，還是一個基督徒。但是內在的信仰，確乎與前大不相同了。我曾經有過一個時期，覺得（或說聽人說，更恰當些）自身有罪，爲了要避免未來的罰報，因而皈依基督，希冀由他無邊的法力，作我的超脫。回想那時的信仰，是何等的卑鄙，自私，可憐，然而那時確以爲是天經地義，唯一的

救法，人類唯一的指望。這是在意志方面爲什麼作基督徒的第一步。人的信仰是隨着他的知能和人格而轉變的，在我其他方面有了相當的進步時，便又有了另一種信仰。因感覺到基督的慈愛，便生了報答的心思，這時候不是因了自己未來的利害而歸從，乃是由於感激的衷腸和甘心的順從。在這個時期，完全是感情支配着我的意志，但是在這種時候，因爲以感情爲主，所以忽冷忽熱，反覆無常，往往發生離世出俗的感想。這是我第二個時期要作基督徒，然而還沒有脫離爲己的觀念。上帝對人的引導是一步一步的，宇宙間的真理，也就逐漸的被人們所發覺。世間的奧妙無窮，宗教的深遠無限，果能隨着神的指引走去，永遠在你面前有未曾做到的美善。因着涉世的經驗和體察，在佛教中發見了空空的妙諦；然而在基督的領導之下，確見着了社會福音。人類的需要，至少在今日看來不是物質的供給，科學對宇宙的更新的發現，乃是人和人的正當

關係。目下世界的不安，人類的苦痛，都是由於人類關係的不恰當。我們看見了科學的失敗，我們看見了政治的失敗，我們看見了國家主義，民族主義，階級主義等給與人民的痛苦，因而我們必須在這些以外，找那更好的方略。我以為基督救世的方法，從消極方面來說，不以國家民族階級爲重；他注意着人類的全體，他不信任勢力，不依靠組織，不利用智慧，祇以人類本性的愛情爲出發點；在愛的運用上不加以限制，並從自身作起，用感化的方法獲得同志，如酵在麵中漸及全團，使人類的關聯以愛爲契機，這是我所以作基督徒的第三個進程。我認爲惟有基督教是人類的希望，而基督徒乃負有救人類的責任，所以我必須作基督徒。

編者按：彭牧師錦章，現任北平燈市口公理會學生幹事。

## 篇八 我爲什麼作基督徒

劉子建

年歲一天大一天，現實的生活壓在心頭，激起了一個個的問題，誰又不是這樣啊？既不善於以藝術來表達自己，又不長於哲理和思索，那只有片渺茫的心情，來對着這矛盾的世界！

初來燕京大學時，曾到教堂去聽道，覺得其中有真理，可是也只如此覺得而已。慢慢的和教友們接觸，談話，共事，就看出了一種虔誠的態度：對理想奮進，對事情負責，對人們誠懇和藹。那些修養很深的人，一眼望去就可以分別出來。我是一介狂生，往往不自知其狂，更不知說錯多少話，做錯多少事。他們却一一地包涵，依然很誠懇地對我。如果他們罵我，責備我，批評我，我也許還會任情，替自己辯護，可是他們不來說，當作沒有事，那我只好衷心誠



服了。

這樣，慚愧和後悔就愈來愈對於自己不滿了。世上的事，險阻艱難，自己無從把握，可是難道連自己的心情也無辦法嗎？這時才覺悟到狂生的無用，在人羣裏做事，極需要一種修養，一種結實的人格，但那裏有呢？古人以訓練自己情感爲日常功課，儒教理學又何嘗不好？只是時過境遷，已不大適用了。中外的哲學，文學，都是精心體驗的結果，又豈是隨便寫的？只可惜沒有一種制度，一羣活的人來推動罷了。社會如有秩序，教育和文化，就不難培養完美的人格，可是一回想我們所處的環境，真是無從說起呢……現在我們什麼也沒有，舊的已破壞了，新的還沒有建設起來，而當前渺茫的心情又怎能消除呢？讀幾本書，也無濟於事，還不是生活的方法。

想到古今的聖賢，如何在山窮水盡的局面下奮鬥。我們有堅忍的力量嗎？

有多少事情，爲人事的關係所破壞？有若干大計劃爲誤會，妒忌，和欺騙所打消？然而我們却在怨恨別人，沒有想到自己的罪。

從心情上激起來的信念究竟還是不夠，而燕京大學又恰巧是教育機關。從若干課程裏，我可以很自由地去研討，去造成自己的意見。還有宗教和心理學的關係，宗教在社會事業上的地位：：等，如果細細地分析起來，可以解除不少的成見，我終於覺得宗教不是迷信，信仰是很需要的。因爲信仰在前面領着，使我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新陳代謝，人也在變，教會也在變，宗教也在變——但有一點是不變的，卽向這個固定的方向走去，那方向是永遠不變的。

我做基督徒 只是很近的過去的事。許多真理，許多修養，許多快樂，還都沒有得到，一方面却不斷地發現自己有更多的罪。好在理論方面，實行方面，有許多富有經驗的人士，深望他們能多多地引領青年後進。而我呢，只是

一個小小的開始，沒有別的，只抓定了一個方向，縱然在這山崩海嘯的世界裏，在這鬼哭神號的社會裏，縱然各種政治經濟狀態都急劇的變化，在那變化裏忍受到無限的痛苦，舊夢的傷感，新夢的渺茫，一切困難全都加在一起，——只有一個固定的方向，一個堅定的信仰，就是在人羣之上有一種極其高深的道理，一種不變的真理，是人類的生命所寄託着的。

編者按：劉君子建現爲燕大政治學系二年級生。

## 篇九 我爲什麼作基督徒

徐素真

假如我是把握住了人生意義的話，那是因爲我把把握住了兩個支柱：一是宗教，一是友誼。二十餘年的生命，在人海裏浮沉着，緊握着這兩個救生圈，使我在任何情況中總是樂觀地勇敢地奮鬥着。

回憶我怎樣作了基督徒，跟着就會想起那美麗的童年。我的家是沒有宗教的，不是新的沒有宗教，而是舊的沒有宗教，除了祭祖以外，沒有見過家人拜佛。在家裏讀了些舊書，才插進了教會小學，跟着別的孩子一般，在聖經班上讀大衛約拿單的故事，參孫的故事，聽教員說耶穌再臨的預言，許多如今想起來原是可笑的論調。然而『上帝的存在』的觀念，在弱小的心靈裏，已成了不可磨滅的了。童年的宗教是美麗得像畫和詩一般。總記得灰色的冬天的早晨，

同我的小朋友們摸索起來，爲的是趕『守晨更』，在銀色的月光裏，我們跪在床前，作臨睡前的晚禱，上帝進入了幼稚的心裏。我們會撒謊，做些犯校規的事。因爲知道上帝喜歡『誠實』的，我們就去認錯。兒時所受的宗教教育，在我的生命史上是可貴的。

不久，母親永遠地離棄了我和諸弟妹，以後最幼的弟妹也相繼夭亡，在家庭中開始受到沒有母親的痛苦，幼稚的心裏也曾懷疑過上帝不看顧我。接着二叔的逝世雖不給我直接的打擊，然而家庭受到極大的影響，因爲我的父親是個不事生產，終日以讀書詩酒自娛的好人，向來是內靠我母親的主持，外仗二叔的經商的。二叔死後，舖子都相繼倒閉，整個家產，一年一年地沒落下來，我和我的兄弟姊妹是隨着沒落中長大的。父親叔父輩分居了，家庭間的糾紛，外人的冷漠，使我在少年時代就知道了憂鬱。進了高中的那些日子，記得學校裏

常有奮興會，從滬地去傳教者的演講，使同學們瘋狂似的認罪，跪在講臺前痛哭，我對於這些不感到興趣，始終沒有去認罪痛哭過。每次領會的人走了，同學又安靜下來，有的再也不談宗教了。我還是捨去我的宗教，以後我自己長期的臥病，在病裏很安閒，祈禱的工夫很多。將要高中畢業的時候，我的父親逝世了，我太傷心了。因爲自母親死後，最可親的人只有父親，他有豐富的心靈，磊落不拘的脾氣，雖然不喜歡生產，却樂善好施，寬宏大量，慈母般的體貼兒女，相信他的兒女是好的，也從不嚴厲地管束我們。我敬愛他，爲了他，我願特別的用功，做好。他不反對我信基督教，受洗禮。他覺得這和他教給我的古聖先賢的道理沒有兩樣，我的憂愁快樂都能得到父親的同情。他始終是撇下了我們，我開始感到自己孤苦零仃，我們兄妹開始受到別人的壓迫。不久我的一個好朋友也患病死了，我的痛苦達到極點了。我很頹唐，對宗教冷淡，其

實我沒有同宗教絕緣，漸漸地，上帝用時間醫好了我的創傷，我回復到快樂的生活。在教員中，有兩位是我最敬佩的，她們曾經奮鬥過，始終仗宗教的信仰，過着勝利的的生活。聽她們談她們所經歷的痛苦和有的宗教經驗；看她們犧牲的精神，幫助人的熱情，無形中感動了我，我就變得更堅強更樂觀，戰勝許多的試探和困難，開始深刻的體會到別人的痛苦和難處，感覺到自己以前的脆弱。比起別人來，自己是近於無病的呻吟。我參加學校青年會主辦的『社會調查』的工作，領兒童主日學。那時我已畢業，成績很好，並且考上了大學，但是因爲經濟關係，沒有立即升學。我很快樂地做事，雖然有時想，比我差一點的同學都進了大學，自己未免有點委曲，社會的確是不平的、病態的，這種鬱鬱不樂的情緒，只有短時間的存在。我總不灰心，肯努力，聖經上說的『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生不至於羞恥』，最鼓勵了我。其實

那時四圍的環境很險惡，有的和我同命運的孩子，屈服於環境之下，接受了虛榮的獻予；但我是無動於中的，半由於我的天性，半由於我的宗教信仰。

等到我進了大學，我的宗教信仰逐漸起了變化。在大一的時候，我選了一門功課：『名人傳記』。我們研究歷史上的人物，耶穌也是其中之一，離開了傳統的神學眼光，用客觀的態度來研究耶穌的生平。在寫學期的論文時，我就任選了一位我所研討過的人物作題目，結果我就揀了『耶穌』這題目，開始看了一兩本猶太歷史，重新讀四福音書，我認識了耶穌的歷史的實在性，他的生態度；他是一個青年，有着一切青年人都有的一切慾望，他處在國破家亡的境地，他處在充滿了貧窮，疾病，痛苦的社會裏，他抓住了一個理想——天國，並爲這個理想死在十字架上。以後就有許多繼他而犧牲的信徒，上帝在歷史上創造了奇跡，四福音書裏記載的耶穌，對當日社會罪惡所下的攻擊，鐵一般的



有力量。對痛苦大衆所給予的，是廣大的『愛』。我於是感到基督教經了許多牧師的和傳教人的改造，失去了他本來的面目，一方面覺悟到我以前把宗教僅僅當作『精神安慰』『幫忙個人』的謬誤，我得了一些相反的經驗。在有些事上，因我是基督徒，我才痛苦，痛苦以後，就得到解放，解放以後，才得到快樂。當我決定採取『利己』或『利他』的途徑時，我就坦白地說：人總是人，不免猶疑痛苦。這時候祈禱靜思，就能增加我的勇氣，去撇下『利己』。途徑是決定了，結果或苦或樂，心境是平安的，我常想基督徒是應該有深刻的痛苦的。

同時在燕京的生活裏，因爲我看書，接觸了一些人，於是變遷中的客觀環境，就構成了多少我內心的矛盾和憂鬱，這些矛盾和憂鬱，不再是爲我個人的，因爲『過去』在我心裏已沒有勢力，『未來』我不去憧憬牠，『現在』是

非常順利，國際的陰謀，勞資的鬭爭，世界上每一個角落裏的痛苦呻吟，基督徒有什麼力量去挽回狂瀾呢？這些也曾不時地苦惱我。一九三六、三七年，客觀的環境日趨惡劣，但我仍看到許多非基督徒青年同學的活躍，他們刻苦的奮鬭邁進，爲他們的信仰努力，基督徒青年比起來顯得很沉寂，在內心裏，我對自己的宗教似乎起了動搖。我是否接受了另一個信仰來代替我的宗教？我想從教授們和書本裏尋找一些解答，慢慢地我發現自己的錯誤：把基督徒和基督教混爲一談。最後，我以爲人類有一個共同的高尚信念，那就是使這個世界變爲更好的世界，以達到理想的境地——用宗教的話來說，就是實現天國在地上。用以達到這理想的手段却各有不同，基督是以『愛』和『自我犧牲』爲手段，愛是手段也是目的，世界上沒有比『愛』更利害更徹底的。爲了愛，才有人自願犧牲性命；爲了愛，暴虐者才會溫柔服貼地投降。在暴力面前，只有暫時的

屈服，永不止息的反抗，有什麼比愛更偉大有力呢？舉目人世間的罪惡、欺騙、貧窮、殘殺，……應當怎樣挽救它？我要走怎麼樣的路？我不能無目的的活着，最後我不能不抓住我的基督教信仰。世界是家，上帝是父，人類是弟兄，維繫其間的是愛。我深信只有抱着這個信仰，來『自我改造』和『社會改造』，才能拯救這個世界。舉凡不違反這個原則的，基督徒應與之一同努力；舉凡違反這個原則的制度、思想、理論，基督徒應與之奮鬥到底。

我很反對把宗教當個人的安慰。當他發見現實痛苦還在那裏的時候，他也許會離開宗教；當他找着愛人、藝術……也能安慰他的時候，他也許會拿來代替宗教。現在有許多賢明的傳教者，知道青年是苦悶的，充滿了困難的，於是就把宗教介紹給青年。宗教是安慰，如果有苦悶，用祈禱與同道訴說去解放心靈，固然很好，不過擔不起痛苦，也是青年人的危險。傳教者往往忽略，不把

基督教的理想介紹給一般青年，也不提醒青年人去看一看世界。一個青年人如果能看看世界大衆的痛苦，抱定基督教的理想在任何一件可以拯救世界的事工上努力，那末他自己的煩悶問題就變得無關重要，他自己的痛苦就不值得一訴說了。

我深信基督教不是以個人爲出發點的宗教，基督教的信仰是有世界性的。人是社會的人，不是在生物學上講的個人，若只個人改造，而不顧到社會改造是不行的。在不合理的制度下，要想獨善其身是不行的，即使能做到獨善其身，也不是基督教的理想。我相信基督教是不住地向世界的罪惡作廣大的挑戰，改變個人，改變社會，用『愛』來衡量世界上一切制度是否合乎上帝的旨意。賢明傳教者，該不再領青年人在宗教裏求『安慰』，而是應當領青年人用嚴肅的宗教態度去看看罪惡，去戰勝罪惡，只有在這個過程中，青年人會生長

堅強起來，得到永久的安慰。青年人老是追問：爲什麼活着？——我自己就是這樣——他需要一個堅定不移的信仰，好像一個落水的人需要一個救生圈。

我爲什麼作一個基督徒？孩子的時代是天真和自然地接受了上帝；少年時代是糊塗地做了一個宗教的信仰者；以後是患難驅使我向宗教求安慰，雖然我因此增加了不少的勇氣，然當我不需要安慰的時候，我仍覺不滿足。我需要一個生活的信仰和力量；想體驗人生的意義。基督教終於把這個給予了我。我深知自己平凡無用，歷史是一條無盡長的線，向前伸展，我估不着一個『點』的位置，我何必侈說基督教信仰和救世大道呢？但是我相信世界上有無數這樣平凡的人，抱着這同樣的信仰，在各人的事工上努力，我作一個基督徒，終於不是沒有意義的。

編者按：徐素真女士爲本年燕大歷史系畢業生，現回江西原籍服務。

## 篇十 我爲什麼作基督徒

王鍾翰

余之受洗，可謂在有意無意之間，請一述之：余湘南農家子也，黃口多疾，十齡始入塾識字。余母雖嗜佛，亦常攜余謁古刹，詔以因果報應之說；余則但知嬉戲，不解所云，固不知宗教爲何物也。年十五，負笈長沙，入雅禮中學。憶臨行前一夕，父誡之曰：『雅禮，教會學校也，汝可多習英語，不可吃洋教。識之！識之！』余敬曰：『諾，諾！』故入校後，每見青年會中人來，必遠而避之，以其負有勸人信教之使命也。然余性耽孤寂，不甚喜交遊，少小離家，尤多鄉里之思。每當薄暮，同學三四，校園散步，嬉笑自若；余獨靜坐課室，閱書自娛，或於人稀地僻之處，仰天默想。由今思之，亦不知苦耶，否耶？

初中三年卒業，隨同里友席君開友兄弟返里省親。父母俱在，兄弟無恙，朝夕團敘，情至篤也。我父偶詢余曰：『聞雅禮辦學認真，殆爲省垣諸校冠。該校強汝禮拜否？倘偶爾禮拜，而不強汝信教，亦無妨。』余答曰：『小子無知，敢聞異教；但期力學，不問其他。』秋初返讀，升高一，未幾而『九一八』事變起，全國鼎沸，莫知所措。微微之心，頓生一念，曰：人生有意義乎？無意義乎？果有意義，人類相戕，未有止境；果無意義，死之未已，而生之又至，生生死死，莫測究竟。適與柯牧師樂凱相識，聆道之餘，未發一語。久之，過往日密，乃盡吐鬱結，反復詰難，雖柯牧師亦未能爲余解答也。

自後日墮苦思中，唯以小說自遣而已。嘗與劉君泉芝對坐品茗，各俯首不語，歷數小時之久。二人不善屬文，每有所作，輒多頽喪衰老之態。間或翻閱新約，喜發疑問。如讀至耶穌教人饒恕七十七次，乃反質之曰：耶穌聖人也，

聖人教人如此，未足爲聖。何則？一次犯罪，既得饒恕，二次犯罪，亦得饒恕，如此者一次，二次，以至於七十七次，非特不足引人遷善，適足引人入魔，是耶穌以唯愛教人，則人犯罪將無窮盡也。一日，應師有吾見余曰：『汝文吾見之矣，不無思致，尙盼多有寫作，不汝過也！』余退而思之：余駁教義之作多矣，應師基督徒也，一不我譴，轉令余辯難，何也？果余言之無理，師當有以教余；果余言之有理，是教義不值一駁。蘊蓄於懷，莫得其解。居又未幾，應師講說，略謂基督教來華近百年，促進我國文化者固多，而基督教文化本身有待創新者，尤有賴於今日之青年學子。語雖平泛，而叩入我心，至深且切。余之願學爲基督門徒，蓋始於此。

又一日，應師召余往，坐談良久，詢余曰：『汝於基督教頗具熱忱，有志領洗否？』余敬告曰：『願之久矣，唯自顧無狀，不配爲基督門人，徒污聖名



耳。』閱一月，師笑謂余曰：『七日後，汝可領洗矣！』余退而思，思想而取新約自首至尾讀一過，但覺耶穌所言所喻，栩栩欲生，活躍紙上，余竟以故事書讀之耳。私念耶穌，人子也，聖固聖矣，未必如此聖；苟爲神子，而言行未離乎人，則更善矣。雖然，宇宙間必有獨一之神，無疑也。受洗前一夕，遇師於途，問余曰：『賀汝明且領洗矣！』余遲疑曰：『待余思之。』師聞而驚，嚴詞曰：『思無益也，汝名，余已爲汝簽上矣！』及期，如約赴長老會堂，依儀受洗。當聖水澆頭之際，余心目中頓見無限光明，覺前此一切罪孽，洗刷殆盡。在未受洗禮前，曾見成牧師蒙三，牧師問余曰：『汝信上帝否？』余敬答曰：『信有上帝。』曰：『汝可領洗矣！』歸而思之：苟問有耶穌否？余真不知將何辭以對。

余受洗迄今，忽忽八年矣。八年來遠游南北，久而未歸。去夏慈父見背，

竟未能匍匐奔喪，人子悲哀，終生何極。憶受洗後半年，曾一度歸省，期期告我父曰：『兒今領洗矣！』父婉詞慰之曰：『父老矣，兒苟以爲是者，行之可也，父何辭焉？』敬聆之餘，感動極矣。而今子身遠游，我父言笑音容，不可復聞復睹矣。興念及此，思亂如麻，中心怔忡，不克自持。每當午夜，輾轉思維，不能成寐。然私念苟不受洗於八年前，斷不能受洗於八年後之今日也。

編者按：王君鍾翰，本年畢業於燕京大學研究院，現在母校史學系任教，兼燕大基督教團契

執行幹事。

## 篇十一 我爲什麼作基督徒

魏永清

原來並不是我要作基督徒，是我的父母要我作的。記得我在兒童時代，大概是他們怕我走入歧途，便把基督教的十條誡和種種聖經上的故事講給我聽。所以那時我便把摩西、大衛、雅各、和耶穌一生的故事記得很熟。可是這些故事對我的影響，不過是在四書上的孔、孟之外，加上聖經上的上帝、耶穌而已。雖然無條件地接受了上帝的存在，但祂在我的生活上反不如教會的牧師和學校的老師更能影響我。我在中學時代，有幾位熱心宗教的教師，他們很熱心誠懇，富有犧牲的精神，使我很受感動。記得那時有一次是內戰，學校把教室開放，幾位教師很熱誠地組織難民收容所，在炮彈底下東奔西跑的救難民。那個印象在我腦中很深刻，這比他們給我講耶穌、講聖經更有力量。於是我就很

熱心地參加查經班和青年會等活動。

中學畢業後，因爲經濟的關係，不忍讓父母再作勞苦的工作而供我求學，我就走到社會裏混碗飯吃。在這五年工作的過程中，我發現社會和人生原不是那樣簡單的。在我四圍充滿了問題和困難。『人生』的重擔有時使我喘不出氣來，我不知道怎樣應付那些問題。我缺乏力量，我感到人生的空虛，在這廣闊的宇宙間，除了上帝，我竟沒有抓着一點東西。我如同還不能走路的小孩那樣，費了力氣，却得不到許多補償。家庭、婚姻、經濟、升學等個人問題；工作的困難，同工的摩擦，不了解，不合作，都因着我缺乏處世的技巧接踵而來。那時我常想上帝爲什麼這樣的不公平：有的人環境好，有的人環境不好，有的人能升學，有的人不能升學。

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個教會初級中學，因爲我要負責一切主日學宗教活動的

原故，我不能事前準備，這樣使我有一個研究的機會，因此在信仰上我覺得進步了許多。那時社會的環境愈來愈壞，那個教會的方法是奮興會、痛哭、認罪、講耶穌快來，講末日將到；可是一般有志的青年，教會無法抓着他們，他們便另尋別的途徑，尋找別的信仰來代替基督教。宗教的確成了許多人的麻醉劑，他們離現實而談宗教，離開生活而講個人得救，講永生，講進天堂。這樣的宗教社會並不需要，青年人更不需要，因爲青年人所要的是現實，而不是虛幻；所努力的是現在的人生，不是所看不見的將來。那時我對宗教也起懷疑，我的信仰也在那裏動搖。到燕京之後，馬上覺得這裏的信仰和我從前那個教會不同，幾年的生活，使我覺得我重新認識了基督。近幾年來，我的信仰更堅定，更穩固。我願拿以下三點，來說明我最近的信仰：

(一)我以耶穌爲好的榜樣。耶穌生在一個國破家亡的時代，出身寒微，

他沒有逃避現實，他是一個青年人，他有着一般青年人的慾望；但是他的信仰使他忘掉了他自己，把拯救人類的重擔放在自己肩上。他以最大的愛去作最大的犧牲。他雖然被仇敵釘在十字架上，但仍然替仇敵禱告。這是我們最好的榜樣。我們不能獨善其身，潔身自好，自己修行，而忘掉社會。凡只是讀經祈禱，希望自己上天堂的人，永遠不能得救上天堂，反而使一個人墜落到地獄裏去。因爲人是社會的一個細胞，自當分負社會上的責任。耶穌一生生活的精神，已經成了我們山洪般的原動力，使我們今日的基督徒不能不覺悟我們活着原不是爲自己的幸福，爲自己的享受，沒有衆人便沒有我們自己。我們是耶穌的僕人，我們一切工作的成功失敗都沒有關係，只要我們誠懇地爲全人類貢獻出自己來。

(二)我以耶穌爲生活的力量。我們處順境的時候，大家都快樂、熱心、

有希望、有力量；可是每逢遇到逆境的時候，便要沮喪、灰心、缺乏力量。人情原是如此，這不能怪我們，但是這幾年來，每逢想到耶穌在世的環境，便覺釋然了。他不但能處逆境，站立的很穩固，而且還決然向惡勢力挑戰。他驅逐聖殿內作買賣的，他責備假冒爲善的法利賽人，他大膽的進耶路撒冷。在我的生活上，這些都是最大的刺激。今日的社會正在向我們基督徒挑戰，我們是否有能力應戰？

我不是一個已經成功的人，但在我這短短的人生經驗裏，我因着耶穌的原故，對金錢的賄賂我願意拒絕，對罪惡的引誘我願意努力奮鬥，這些反倒使我更受訓練，更警醒，更有力量，對前途更有盼望。我相信順適的環境有時會敗壞一個人，使他失掉人格，丟失信仰；也會敗壞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使他走到滅亡之路。痛苦更能訓練我們，使我們擔負起更大的責任。耶穌知道何者對

我們更有益處，因此我們可以完全信任他，以他的力量和環境奮鬥。

(二)我以耶穌爲世界的希望。雖然別人用很多的方法，來解決世界的糾紛，但耶穌確只以一個『愛』字戰勝了全世界。因爲愛能使暴力屈服，因爲愛能驅使人犧牲金錢、名譽、地位、和生命。

耶穌一生完全是愛的表現。他愛貧苦的大衆，並給予熱烈的同情；他愛仇敵，所以就走上十字架。他一生以『上帝是父，人類是弟兄』，及『願天國降在地上』爲努力的對象。今日在世界的各角落裏都充滿了不安定，仇恨，和戰爭；假如世界仍有希望的話，這希望必在耶穌。

我相信真理終要彰顯出來，我相信真、美、善永遠是宇宙的命脈，是萬世不能動搖的根基。我相信社會上的一切黑暗、罪惡、苦痛都可以因愛而消滅。我相信『天國』能因着人們的努力而降在地上。我是耶穌的門徒，我也願意這



樣努力！

編者按：魏君永清畢業燕大社會學系，於本年秋季赴美國協和神學院攻讀。

## 篇十二 我爲什麼作基督徒

吳惟正

余未作基督徒時，對於基督徒之生活頗嚮往之。舉凡彼等生活中之優良品質，如熱誠，純潔，快樂，皆與余生活中之弱點相對者。余羨其誠，而憐其愚，初不謂余亦有得此愚誠信心之時也。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余被約參加一牛津團契之見證會，受感殊深。旋又與其中人士作深談，於其所謂生活標準及世界觀等，均深感需要，因決意奉獻余之生活於上帝，是爲余跟從基督之始。

奉獻後感余最深者，厥爲契友間深摯及透徹之友誼。先是余秉性緘默，不善與人交，每病孤僻，至是則契友之與余握手致候者，接踵而至。守晨更時，契友之分享，無分小大，均坦然披瀝，雖手足之誼不如也。至於契友之言論，

尤多精闢，余盤桓其間，生活之力乃大增焉。

余之決志爲基督徒，非以余於基督之教義有深切之認識也，蓋目睹諸契友之成功生活，欲以作基督徒爲代價，求得余心性之滿足與舒適耳。牛津團契所陳之世界觀與展望，余固表示贊成；然余以爲此僅一虛無縹渺之希望耳，蓋余猶未敢盡信，世界必有完全改變之一日。

執是以觀，則余之失敗，誠不可免。余生活雖一度甚爲有力，然此力乃得之於人——契友之友誼——而非得之於神，其無持久性也，甚爲明顯。故余讀經，不能與吾行相合；祈禱則係依樣葫蘆，非出於誠心。余雖亟願以余之生活上帝管理，然余之生活主權固十有八操之余手。

無何，余昔日之憂傷煩惱又復羣集，余之思想中心又退而爲小我矣。余之靈性生活日益無力，晨起之安靜時間，自不規則以至於停止，是時余最感痛苦

者，實爲與契友之晤面；蓋余可愛之契友猶不知余之墮落，而時或以生活情形相諮詢也。余以實告之不可，諱而不告，尤不可；不得已，祇可設法避之。而避之之心，避之之術，已足以置余之生活於苦海中。

一九四〇年夏，燕京有夏令家庭訓練會之舉行，余因不得已而參加，頗以爲苦。二三日後，契友集團之生活，影響於余者至鉅，契友之見證，挑戰殊力，余油然而起再行奉獻之心。旋閱『罪人之書』，而感觸尤深，閱及『浪子與牧師皆須悔改』之語，乃恍然曰：『牧師猶需悔改，則余之再度奉獻，又庸足恥。吾志決矣，此非余之辱，乃父之榮也』。更閱及『吾人不能得引導，由於吾人心中尙有罪孽』之句，不覺大悟，蓋余之怨上帝不爲我引導者久矣。余反覆玩味之，不能卒讀，以余之思潮方檢閱余心中累積已久之罪孽。至是，余遂有第二次之奉獻焉。

雖然，余苦於初次之奉獻於茲已半載，胡爲不脫離基督，而必欲再奉獻乎？曰：余半載之痛苦生活，非來自奉獻，乃來自虛偽、自私、自利、不徹底之奉獻也。余於基督，初未嘗相親，自無脫離之可言。余之所以再奉獻者，以唯有徹底之奉獻，始能與吾人以生命之泉源；唯有相信基督事工之偉大，上帝計劃之完美，吾人之生命始有意義。唯有推進重整道德運動於地上，天國始可降臨也。或謂天國之降臨，與儒之大同，佛之極樂，同爲理想中之世界耳。曰不然，天國之小影，與帝力之運行，余已於家庭會中見之；至於儒，則余見其古板拘泥，於佛則余見其離倫絕滅。生命、熱誠、活潑、希望，余唯於基督徒中見之，蓋基督教乃一有目的，有意義，有方法，有生命之積極的宗教也。

編者按：吳君惟正爲燕大理學院物理學系二年級學生。

